

幸福像花儿一样

近五年里，我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有着新变化，居有所，行有路，闲有场，老有养不再是梦想。蓦然回首，这些悄然改变，像花儿静静开放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幸福起来。

是自己努力拼搏水到渠成，还是享受着国家政策力量的支撑与恩惠？我想两者皆有之。

记得2011年10月，在我36岁那年搬进了咸宁杨下青年路金樾甸小区还建新楼，这是我结婚11年来属于我自己的房子，那个喜悦的心情真是无以言比。我终于可以结束与大哥、二哥、公婆一家13口人窝居的130平方的平房小院。现在的小区有公共绿地、有露天广场、有羽毛球、篮球运动场，健身游乐设施一应俱全。小区里栽的花、银杏都有几十年的树龄，栽下的第二年便成风景。

小区里也有一个喷泉广场，四周栽种四季桂、月月桂等各种桂花，每天桂花飘香，晚上七点至九点，工作之余的我也会和小区的瘦子们跳上几曲，愉悦生活，锻炼身体，好不惬意。小区里的徐阿姨也情不自禁地说，真没想到这辈子还可住上这么宽敞的楼房，晚上还可下来跳广场舞。但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如果没有国家对还建小区的配套支持，这一切都是梦想。如今这梦想却变成了现实，心情像花儿盛开一样。

桂花吟

又是丹桂飘香，仿佛一夜袭来，穿着米黄衣衫，笼着金色盛装，飘着银色罗裙，从月宫飘落而至，飘在村舍之旁，飘在月台之上，飘在窗棂之间，一直飘到枕边，一直飘到心。

清可绝尘，浓能远溢，我的香君，岁岁匆匆相会，别梦依依。到仲秋来，到我的掌心来，开一明月色如水，开一帧佳期如梦，如梦令，总怒放，夜静轮圆，把酒赏桂。扑鼻香，让我醉！

我听见，吴刚伐桂的斧声，震撼在广寒宫，声声恨，无限期，思嫦娥，意绵绵。

顶住风寒，温暖在望，让根须抓紧大地，让身軀亭亭玉立，仰望苍天，阅尽冷暖，广寒宫，我的娘家，梦中呼唤，我的娘家。

花开世界，姊妹无数，岂能相聚，来日无多。命运的罗盘指定我金扇风微，注定我滴水无声。一任的花期，看不见春头秋尾，望不断天涯尽头。谁来鉴定，岁月的

行有一脚好路当然是所有人的梦想。近几年来，除了小区青年路由土路变成水泥路并刷黑路面外，城区里的一号路、二号路、金桂路、银桂路、青龙路、南外环、西外环、北外环也陆续建成通车，特别是2011年武广高速铁路、2013年城际铁路的通车，改变了咸宁拥抱武汉的梦想。香城泉都咸宁在新路网的交织下，越发变得美丽和轻快起来。

要是乡下的路也能和城里一样硬化就好了。前二年回乡下祭祖办事，回来总是一脚泥巴，让人洗好半天。因为这，孩子不愿回梧桐乡下，自己也回乡下探望双亲那脚难走的路犯愁。但乡愁难化，双亲难忘，逢年过节回乡是每年必不可少的功课。

“三儿，抓只土鸡捉回城里吃，补补身子”，乡下74岁的老父亲那头电话又响起。“爸，我忙着呢，天晴再回家哈”，因天下着雨，我想拒绝。“傻丫头，今年搞村村通，家里的路修好了，村里的公交车直到咱家门口呢。”因好日子没回家，还真的不知道那上我心有余悸的泥巴路硬化通上了公路呢。好的，放下电话，带着老孩子飞奔回家，享受久违的亲情。

路还是那条路，家还是那个家，乡愁没变，但记忆中的乡村在绿化、硬化、亮化中焕发出新的光彩，想必现在

忠贞？谁来抚慰，从日出到黄昏？碧血丹心，何惧尘满，世有桂园，只是路稀。

不是所有的花香都能沁入枕芯。
不是所有的花开都能开到内心。

谁能走进谁的内心？谁能甄别谁的真？谁能化开谁的心结？谁能容纳谁的多情？只有桂花，只有桂花！慢慢看，细细品，簇拥一团，自成一家，相互取暖，冷热皆知。共享光照，同湿雨林，芳香送外，甘挂空茫，柳叶眉梢浓香月，玉帘银丝挂华生。慢慢看，细细品，看行人走过，踏碎了花径，留痕于画境，粒粒华晶落花井，来年可有赏花人？谁能荐我入仙境，仙人指路桂花村；谁能剥我劳心壳，鲜仁籽露能报君。

四季桂，佛顶珠，花满香微，醉肌红透，撒一路秋色赋，醉一路桂花香，紫云白洁，香透花心。做春梦，望秋荫，露羽裳，入黄昏。罗衫偏向月华解，日上三竿听鸟

■胡剑芳 作者单位：咸安区宣传部

的新农村一样，她正悄然发生改变，牵着千万游子的心。

每天晚上，咸安城区嫦娥广场、桂花广场、青龙山公园广场人山人海，随着音乐的旋律，人们尽情享受公共设施带来的红利。嫦娥广场2012年建成投入使用，因城里人精神文化发展的需求，一个桂花广场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。

今年重阳节，一家人接父亲和公婆去玩咸宁太乙洞、隐水洞、九宫山几个景点。“没想到，我们这把老骨头还能享受国家免费政策”，父亲和公婆一脸满足地对我们说，因70岁以上的老人免了门票，这特殊的福利让几位老人十分地得意。加上前两年享受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55元的养老费，还有农村医保，报销了白内障手术70%的手术费。父亲笑道打趣，国家政策真好，还要多活20年。长辈们有政策福利开心了，儿女们也心安了。儿女们有新居了，老人们也不用担心了。

这五年，想说的真还有好多，农业实现了机械化，抛荒的土地有人种了，荒山也被油菜、茶叶等经济作物代替，土地入股，坐收红利，村民们的生活方式，生产模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。

这就是我们像花一样的幸福生活，我们正加倍努力，一起快乐地奔向明天。

■雪雁鸣 作者单位：通山县九宫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

声。花满醉云，绿叶垂红，银盏碧珠丛生，金光伴球桂，秋月玉玲珑。江南丽人黎蕊早，彩云追月玉荷吟。谁知情，白碧香云，鹅黄卷瓣，送一缕金兰曲？我不知，九龙桂梦，丹心渐远，酌一壶玉堂春。

食花蕊，在人心；刺花心，在人情。金粟垂瓣晚花白，银星窥探夜来香。天女散花四季桂，一沐天香上淡妆，月笼台阁沾香运，不怪年少多轻狂。

月宫遗金垂直黄，江湖宫阙两相忘。总是有秋韵，红星晚霞挂碧落；总是有火炼，满条垂梗状元红。籽丹朝霞，红颜凝香，雨花台上吹玉笛，中笑傲卷花红。不见了桂湖飘落万点金，不见了墨叶金冠夜深沉，春木多芽开笑靥，金秋桂烙岁月痕。

萌芽问心，餐风宿露，散寒破结，双桂当庭。人与花心各自香，月到中秋是佳期，吴刚捧出桂花酒，百里香飘结桂旗。



■谈风 作者单位：赤壁市杨家岭学校

到这个时候，我总是第一个揭开锅盖，让浓浓的锅巴香弥漫我的嗅觉和身心，香气萦绕整个厨房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不禁口舌生津，赶紧拿了碗朝灶台奔去。

盛满一碗热腾腾的锅巴粥，等到热气降下来，我就两三下吃了个碗朝天，往往是吃了一碗还想吃，直到吃得胃胀肚圆才肯罢休。其实，吃锅巴粥都不用配菜，再说那年头哪有什么下饭的菜，光凭那一袋浓郁的锅巴粥，就让我放不下碗筷。记得有一天，我一餐吃下了五碗锅巴粥，还不肯离开厨房。

现在，吃锅巴粥已经是一种享受，开学以后，为了能吃到锅巴粥，我们几个同事在学校院子里开了小食堂，几个老师每天轮流用柴火做饭，中餐时都可以吃上锅巴粥，有时候全校老师都来品尝我们烧得金灿灿的锅巴。老师们说，这锅巴粥每一次吃，都是香喷喷的味道；每一次吃，都会嚼出童年的味道。

锅巴粥，那年，那事，那人，总让人忆起平淡时光里的快乐与满足，温馨、温暖！

电影和英雄

■黄辉 作者单位：咸宁市婚庆行业协会

一日兴起，去看了场《007幽灵党》，美国大片宣扬国家英雄主义，正义战无不胜，英雄所向披靡，和以前的大片相同，一点也不意外。纵观全场，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，小情侣们疑惑地盯着我，大概觉得我是异类。我独自一人坐在影院的最前排，面带微笑，充满期待。年青人到电影院来不但消费着奶茶、咖啡、爆米花，更多是消费光阴和记忆，这恐怕是近年影院火爆的原因之一吧。而我呢，摇摇头，苦笑着，我消费的是感觉吧，也许是。

对电影最深刻的记忆，还是童年时看露天电影，夕阳的余晖还挂在后山，我便匆匆拎了个小板凳一路小跑，抢在第一排，欣喜地等待电影的开场。那阳的荧幕不乏英雄人物，主角光环耀人耳目，其一言一行，不知不觉间塑造了我的价值观。岳飞、文天祥、刘胡兰……特别是反映陆游的一部影片，虽记不住片名了，但让我刻骨铭心，“放牛娃”对陆游和表妹唐婉的生离死别虽很茫然，但对于才华横溢、文武双全的英雄已开始懂得仰慕。陆游在沈园邂逅唐婉后，悲愤地在围墙边奋笔疾书，一呵而就写成经典《钗头凤》时的银幕形象，让我钦佩至今。后来，诗人抛弃儿女私情，赶赴漠北，飞马挥剑，奋勇杀敌，保家卫国，有情有义。那时，陆游比其他戏剧里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高大多了，文武双全，顶天立地……所以，他成了我少年时代的偶像，学生时

代开始疯狂背诵他的诗作，以至于我现在能背诵许多陆游的名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我小名叫游子，觉得长大后，我肯定会和他一样，成为一个英雄。村里所有的长辈都喜欢我的是，在农闲休息时，他们会撩拨我，让我把看过的电影用自己稚嫩的语言演绎出来，讲给他们听，然后他们突成一团，我也引以自豪。

“打仗”电影毫无疑问是小时至爱，军帽、腰带、驳壳枪在男孩子堆中风靡，最时尚的颜色是军绿，最风光的服装是军装，现在看来，那时玩“cosplay”的群体比现在在壮大得多，随着岁月流逝，红色电影沉淀给我的是雄壮的音乐和悠扬婉转的主题曲。当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红星闪闪出现在银幕上时，我就知道是打仗的，心情亢奋。我觉得那时，所有的音乐、配音、插曲，比电影情节和演员的演技更深入人心。《归心似箭》的《雁南飞》旋律悠美，悦耳动听，歌词荡气回肠，痛彻心扉。《带手铐的旅客》中的《送战友》情真意切，让人潸然泪下，这也是我现在KTV里的必唱曲目。

而现在，全国影院充斥大场面大制作大动幻的影片，当然也少不了大英雄。以前，我们把看电影看成是文化享受，如今年青人把电影当成娱乐消费。当他们嗑着瓜子，刷着手机，漫不经心地欣赏着银幕上世界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英雄时，不知他们心中的英雄到底是什么形象。

难忘锅巴粥

时光如水，一转眼，离开故乡近二十年了，但是故乡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都深深地应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殷实我梦境。天命之年的我时常想念故乡的一切，尤其是小时候那碗柴火烧出的香喷喷的锅巴粥。

小时候，家里做饭的炊具不是现在的压力锅，电饭锅，都是用土坯砌成的老式灶台，塞一把柴禾，炊烟袅袅，水烧得滋滋的响，一会儿功夫就能做出香喷喷的锅巴粥。那时候，我家家大口阔，我排行第五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我从小就学会了做家务，我最拿手就是煮饭。每天放学回家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都没有收工，我就学母亲先把米淘好了，再倒进灶锅里加适量的水就开始往灶膛里一把把地塞柴火，烟雾缭绕中，看着米煮“开花”了，就赶快舀起来，放进一个专门盛饭的筲箕里，筲箕下面放一个大大的瓷盆，牛奶一般黏黏的米汤就顺着筲箕缝隙流进瓷盆里，这米汤就是做锅巴粥最好的材料。有时候饿了，就盛一碗米汤，放一点盐一边烧火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喝着，那味道现在回忆起来也感

到余味无穷。

刚捞出的米饭并没有熟透，还要等米汤沥干后再倒在锅里焖熟，其间正好炒菜，等菜炒好了，就开始焖饭。焖饭是个技术活，我将煮熟的米饭倒进锅里，用筷子把米饭划拉成一座小山似的，然后拿筷子在上面插许多小洞，再舀半碗水，沿锅一圈往米饭上均匀地洒一些水，最后盖上锅盖，就开始烧火焖饭。这焖饭的火候一定要把握好，要不大不小，太大了容易烧糊，锅巴黑漆漆的，吃起来满嘴的苦味；火太小了，烧不起锅巴，锅巴粥也做不成。每到焖饭这环节，我总是小心地拿着火叉（烧火用的工具），又一个软软的草把塞进灶膛里，轻轻地挑着，小火悠悠地一边烧一边察看。

约摸过了一刻钟，灶锅里袅袅升起轻烟，饭香一阵阵扑鼻而来，这时就可以盛饭了。将上面米饭铲进筲箕里，留下的是贴着锅底的一个很大的漏斗型锅巴，将锅巴轻轻铲起来，用锅铲捣碎，倒进温热的米汤，用火叉，慢慢煮一会儿，一锅香浓爽滑的锅巴粥就好了。每